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六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瑒生而不
慧為祕書郎蚤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
我乃生瑒瑒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

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為太尉參軍入為祕書丞坐事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為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為世子中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

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
是故升平難於恒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闕二河汾來

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

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轢固以久矣况廼陵塋幽翳情

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爽相國

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

宇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

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

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敬成九伐申命六軍
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汧上靈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
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祕於
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發走釁隼
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
感東山之勛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
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監賴
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浴

江亂淮遡薄泗汭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
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勲由仁積年月
多歷市朝已改永為洪業纏懷清歷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
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
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以徹疆歷尚代而平顯
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

以永冀省輜質以遠傷睽謀始於著蔡違用舍於行藏
庇常善之罔棄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賞彌久
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歲蕤引蔓穎於松上
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消塵而無期歡太階
之休明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旣正
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戎蠻孔熾是殛是誅所
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
塞及平闕郊伺鄙

闕四字

慕攜王之矯虔階喪亂之

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崤澠以制險據
繞雷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
曠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
潤土以顯比火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
經綸總九流而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
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
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旂弧矢罄楚孝之心
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以魚麗褰兩服以鴈逝

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言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
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恒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
於幽風興採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
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主命
於河湄夕飲餞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旣晏而繁慮
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
之晦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湍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

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
其城頽爾乃經雉門啟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
素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
元誕德以膺緯肇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
以消逆簡文因心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以
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
隆安之致寇傷龜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豐難而

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蹠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
兼濟以忘已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清澤至如昏祲
蔽景鼎祚傾基忝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
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
穢氛啓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俟務
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

闕六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
飲於源淵惠要褊而思遑援冠弁而來虔視冶城而北

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
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
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
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
盛歷五偽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載十
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
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汧萬
里而誰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

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勅而國圯彼問
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
美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
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
眇歎王路之中鯁蠢于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
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
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
城墉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

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
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
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以幽辱凌桃社而火焚愍文
康之罪已嘉忠武之立勲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
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阼而不見橫榛
卉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
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偽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
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之東南以振

網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
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
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穀連
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廼屆歐陽入夫江
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
游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
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
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飴

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
於是抑懷蕩慮揚權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
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
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淠
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賊聖藉鹽鐵之殷阜
臨淮楚之剽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盎
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
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

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兔園
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十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
之眸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園囿而不窺下帷幙而論屬
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
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屢自皇運之都東
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
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旃
德非陟而繼宰豐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

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願稅
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釣之假縷總出入
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擦四維復先陵而清
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啟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迥邁逗白馬以憇舲貫射陽而
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陀兮淮驚波平原遠兮
路交過面芄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夏千里而
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闕

字

謂信美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

關四

字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飈之

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
疚情此思心其可悅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興沒感
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鶴鳴之
在垤

關四字

踰宿驚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虺

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厠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

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
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
遠圖捨西楚以擇木迨南漢以定謨亂孟津而魏滅攀
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
告狶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圯而不進石
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
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真吝始熙績於武關卒
敷功於皇盾處夷險以解挫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

翳啓哀飛驂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
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焱於
海濟驅鮎稚於淮曲暴鰥孤於泗溼託未命

闕二字雲

冀靈武之北閱惟授首之在晨當盛暑而選徒肅嚴威
以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
曩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亨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
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偽恩相魏武以譎狂
宄謨奮於東藩桴未譟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

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
草漸苞於熾壤桐孤幹於嶧隅慨禹迹於尚世惠遺文
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
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蹈水
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啟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
豈苟然於迂論聆寓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
馬釣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驛
慨舟壑之遞遷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

之徽德爰識冲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
道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
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
瀾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
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擾譙賴其誰任
世闕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壤在幽人
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
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

而風靡蹙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袵江表此焉緩帶
既剋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
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
實大業之興廢心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
之不伐奉宏勲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
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於宋鄙採陽秋
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曹門
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

之忠辭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
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
而傾湍始颺起於勾越中電激於衡關興偏慮於攸吝
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歎且夫殺
義害嬰而慢豐疑縹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
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姝於末詞陟亞父
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羸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
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已

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發汴口而游歷
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冲粹丁戰國
之權爭方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
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烈傳芳素
於來祀彊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
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絕才以喪已驅信道
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瘳則不俟於終日
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

驚散葉莢柯芳藹飾萌麥萋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
相睢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
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諠愁衿兮鑑戚顏愁盈
根而蒞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
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像於京甸違險
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連願關鄴之遄
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
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糴於萊

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為侯食邑五百戶起為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靈運為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

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
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間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
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竝
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
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
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
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
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

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
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
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
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
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
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
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
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

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
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為輕理宜存故
事斯忘古今不能草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
室豈放勲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
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
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
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為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為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

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勲不以天居為所樂古合宮衢室皆

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缺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

二賢既權榮素故身名有判也章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

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祛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

闕

於巖壑幸兼善而罔

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

易云上古

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蓋取諸大壯璇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為巢穴斯免昔仲長

闕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

負銅陵之奧卓氏充鉞規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
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叢二臺雲
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
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

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

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塲園在前果園在後
應據與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
據邨山託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謂二家山居不
得周負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銅
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
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裂帛為衣曰規金谷石季倫之
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邳時過
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

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
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之雲夢大中
缺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方
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
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
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傍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
侯所起漑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
載橘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
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園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
江海洲渚以為苑園缺故缺表此園
之珍缺千乘讌嬉之所非缺憩止之覽明達之撫運
缺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
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樓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
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
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
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仰前哲之遺訓

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愧班生

之風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

謝平生於知遊棲清曠於山川

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

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
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故曰風恬尚平未能去累故曰
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其
山居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

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

吐款跨紆縈絲聯邪亘側直齊平

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

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汀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吐吸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亘近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平王處謂之側直

滂閔硯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

遠江派深窅於近瀆

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為田口下湖在田之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

谿南谷分流谷郭水畎入田口西谿水出始寧縣西谷郭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谿便是閩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塚以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塏

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閎砌在石滂近南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

則會以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

東峭盤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

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兒狀也

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闕二字用槃

石竟渚竝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

會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

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

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
日照澗而映紅曾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並臨
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
為陰鳥集柯鳴便謂為風也 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

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

漶山巖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

大小巫湖中隔一山
外智周回在西圻北

邊浦出江竝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
所猶在兩智皆長溪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
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
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巖關四字
故曰下巖而回澤裏智漫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
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竝是北邊

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輿三菁表神

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猶谿之紆

縈

天台桐栢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

為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開窓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郝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椅角並是奇地三菁

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諸山竝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

石橋過猶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

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嶺漫石岬嶮對

嶺岫孟分隔入極浦而遭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嶽崎而

蒙籠下深沈而澆激

棲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周回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棲雞之

上緣江唐嶺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磁下郝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岬嶮與分界去

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
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巖山甚奇謂白爍尖者
最高下有良田王敬弘經始精舍曇濟道人住孟山名
曰孟埭芋薯之畷田清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
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
通嶽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遠西則

缺四十四字

遠北則長

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護

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

江從山北流窮

上虞埭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為百谷王以
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為崐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

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迴沈徒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為荒極風波不恒為睽合也

觀其南術之

缺

生巖

缺

成衍

缺

岸測深相渚

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

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

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

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

慙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

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巖勇門以南上便大闊故曰成衍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

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爾其舊居曩宅今園粉懼於海若事見缺莊周秋水篇

缺

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

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開東窻以矚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窻矚田魚見江山之美上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脉散溝望殆無優劣也

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
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甄遞孰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

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

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

人生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

自園

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
菰洲之紆餘氐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浪於
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
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顧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

暫如

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澹潭澗澗長是以窈窕除菰以作

洲言所以紆餘也

水草則萍藻菹葑蒲芹蓀蕭菰蘋蘩蘩荇

菱蓮雖備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

紅敷之續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易闌必充給而

後褰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

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

褰出離騷斂弦是米菱歌江南是和曲

云江南米蓮秦箏倡蕙茹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

本草

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

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
循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栢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
知映紅葩於綠蒂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靈亦驅

妖而斥疵

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
境出藥甚多靈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

良工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人也六根者苟七根
五茄根葛根野葛根闕二字根也五華者董華芄華槿華

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槐實栢實兎絲實女貞
實蛇床實蔓荊實蓼實闕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

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香林蘭支子卷
栢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

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

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捎玄雲
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
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鷟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慨伶倫

之哀籥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

二箭一者苦箭大葉

一者筭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為宅援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椽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筭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箭唯此地最富焉山陽竹林之游鸞鷟棲食之所崑山之竹任為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為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栢檀

櫟關桐榆檠柘穀棟楸梓檉櫟剛柔性異貞脆質殊卑

高沃壅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

上而喬竦蔭澗下而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挿

衡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敷當巖勁而蔥蒨承和

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合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

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植物既載

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貞相音備列山川寒

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

魚則鰻

旋鱸黃乘時以入浦
鰕鮒沿瀨以出泉

鱒音寸衮反鯢音睨鯪音連鰻音葵仙反魴音房鮓音
 疇音沙鰕音居綴反鱮音上羊反鰻音比之反鱣音

竹叢反皆說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鰓
黃乘時魚鰓音感鰓音迅皆出谿中石上恒以為翫鳥

則鵠鴻鴈鵲鷓鴣鵝雞鵲繡質鸛鵒綬章晨鳧朝集
時鵠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莢生歸北霜降客南接

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

涉以弁翰映明壑而自耽

鵠音昆鴻音洪鵠音滿左傳六鵠還飛字如此鵠音下竺

反鵠音秋鷺音路鵠音鶴鵠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為鵠音相鷄鵠鵠音見張茂先博物志鶴音翟

亦雉之美者此四鳥竝美采質鳧音符野鴨也常待晨而飛鵠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

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鴈也寒月轉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歲云莫鴈

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莢生歸北霜降客南山缺映水自翫其羽儀者山上則猿獬狸獾狢

獾狢獾山下則熊羆豺虎獬鹿麋獾擲飛枝於窮崖踣

空絕於深硯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猿音哀獾音魂狸音

力之反獲音火九反犴音五懸反猥音曼似獾而長狼
之屬一曰羆猥音安黠反猥音弋生反狸之黃黑者一
曰似玃豺音在皆反羆音元野羊大角麝音鬼
玃反麝音京能踣擲虎長嘯援哀鳴聲可翫絺綌不
投置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鑑虎狼之有仁傷遂
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
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鰕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八種皆魚
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永廢莊
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
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毒害而言虎狼可疾之甚
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
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幾此得以
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

心各說豫於林池也

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

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

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

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邇謂哀音之恒存建招提於

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

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

謂歌哭諍訟有諸誼譁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道惠物也

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苑園制苑彷彿在昔

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鑑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待為已之日用也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

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
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
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
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
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長謝麗
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

塲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鑿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

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漠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

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紫莫矯

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

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

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

海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賤物重已棄世

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
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頽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
蛻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憇過巖室而投情雖未階於至
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章叙

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
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師出列仙傳洞真經
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頽形也莊
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
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邈然有間也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

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箬于谷楊

勝所拈秋冬菴獲野有蔓草獵涉嬰奠亦醞山清介爾
景福苦以朮成甘以播熟慕樵高林剝芡巖椒掘菹陽
崖擿擗陰標晝見塞茅宵見索綯芡菰翦蒲以薦以芡
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

月撲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一章謂山水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

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菴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
食鬱及奠獵涉字出爾雅朮朮酒味苦播播酒味甘竝
至美煎以療病播治癰核朮治痰冷樵音甚味似菰菜
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慕芡音及採以為紙菹音倩採
以為漂擗音醪採以為飯
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 若廼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

風瞻雲方知厥所

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嶂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

處所

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羣

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漑灌以環近諸
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淩阜泛波水往步
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
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窻前因
丹霞以頽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關二之
未牽鵠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鷺雀之翩翹沆泉傍出潺

溪於東檐梁壁對峙硿礧於西雷修竹葳蕤以翳蒼濯
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
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
回互櫟櫹乘隅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卽回眺終歲罔
斃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逸於人羣長寄

心於雲霓

南山是開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

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於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缺南缺池東

南皆別載其事緣路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
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
山為鄣正北狹處踐湖為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
枕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
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窻
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迥望周
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窻戶緣崖下者密竹蒙迤
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
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
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刊剪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玩
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
列其表側傍緬缺為異觀也

流所湊萬泉所回沉濫異形首嵒終肥別有山水路邈

緬歸

汎濫肥嵒皆是泉名事見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

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瀾瀾平湖泓
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旣瞻旣眺曠矣悠然及其
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
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水映波而結數逕南
澗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
知左右

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
水逕洲島相對皆有趣也

山川澗石州岸草木

旣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硯而是崕川有清
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

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
在寒而納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
舉峯則羣竦以巖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沈波潛溢於洞
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

土山載石曰礪山
有林曰岵此章謂

山川衆美亦不必有故總叙其
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

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

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耆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
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

謂寒待綿纈暑待絺
綌朝夕餐飲設此諸

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然
至於聽講放生所書數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
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
思曰為左右揚較而陳之
北山二園南山三苑百果

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

巘杏壇榛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

帶谷映渚堪梅流芬於回巒枰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

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榛樹園楊雄蜀都賦云橘林
左太冲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

北河濟之間淮頴
諸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藝含藥藉芳蓼葳薹薺對菲

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標倩以

陵陰春霍吐茗以近陽

葑菲見詩栢舟中管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蔥庾闡云寒蔥挺園

灌蔬自供不待外求者也

弱質難恒顏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

承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憇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

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

此皆佳年之藥

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病也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

無闕法鼓卽響頌偈清發散華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機非獨慝於予情諒僉感
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
俱悅寒風兮搔眉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
雪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
傳古今之不滅衆僧冬夏二時坐謂之安居輒凡十日衆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
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恒得清和以為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
之懼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

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覩騰翰之
顏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

攀

云物皆好生但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各景懼命是好事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

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恒以忍害為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

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啟滕剖裘見柱下之

經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積於道術謦
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
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

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歷之書或平生之所流

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

莊周云輪

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滕者金滕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

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

伊昔齟齬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

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

山棲彌歷年紀辛多暇日自求諸已研精靜慮貞觀厥

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

便可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

若廼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

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
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
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塞芳

關十八字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

頤志卿寢茂而敷詞

關六字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

霸而之會

關六字

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

墀咸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

又云養生有無崖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
皇下衰賓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

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愚公居于
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于宕山好餌朮告
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岷壘之山楚狂
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蜀
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王苦山林矣乃
肯見寡人無鬼問君絀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
茅栗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
織畚為業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
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闕遂與弟子別
於山阿終身不及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
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
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暨其窈窕
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旣耳目之靡端豈
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

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絕簡不

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

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

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
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
董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
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
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
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
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
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

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
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才且構紛京師宣慮託付遂使
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縣河三千翻為寇有晚
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耻宜雪被於
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歛靡有
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
者所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未遠師隴外東虜乘虛
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

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為經畧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

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
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
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
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
有前言况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
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
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
則未兆卽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

不必乘會於我為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
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
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
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
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
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
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
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

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鼉錯興言
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
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
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
德興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
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遠命亦何敵不滅矧
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
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

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
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
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
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
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
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
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
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

造方明過視惠連大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
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
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
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
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為司空竟
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
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

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
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
凡厥人士竝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
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
叙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
未宜便以流人為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
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
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為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顓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

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
惜之顓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峽崕湖
為田顓又固執靈運謂顓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
命言論毀傷之與顓遂構讐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
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
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
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
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

嗒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
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
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
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
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
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為罪何
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
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

豆之學欲為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疊今影
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吝其生實悲
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
歸歎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
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
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
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
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

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
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
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
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勲參微管
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
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
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
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

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
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
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
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旣還飢饉緣路為劫盜有
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
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旣迫霍生命亦殞
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慙送
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

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
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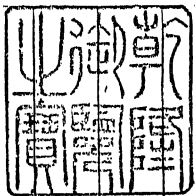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
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
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旣衰風流彌
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
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竝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颺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

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
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
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
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道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草孫
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
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竝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若夫敷社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

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
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
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竝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
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
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
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

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宋書卷六十七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謝靈運傳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監本失訛夫持訛時迨訛造今據本集改正

亦何議於兼求注非缺二字憇止之缺○本集作非幽人憇止之鄉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臣照按丈人應作丈人慧業斷句丈人二字屬

下句丈人稱顓也今慧業文人之語遍天下而未察其文理如以丈人斷句則陡接生天在靈運前仍復成語耶況南史本作丈人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助教臣黃昌禔

謄錄監生臣曹錫璜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六十八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

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
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荊州之義
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
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
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
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卽位增邑三千
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
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旣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

善政為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劬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劬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

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
有才用者皆引入已府無施及忤旨卽度為臺官自下
樂為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
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醫藥盡心衛奉湯
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
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
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
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

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
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
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尚書僕射殷景仁
為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
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為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
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弑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為義
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為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
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並以傾側自入

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為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奉國不與已同志者必構造愆疊加以罪黜每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内外

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為丹陽尹言次啓太祖陳其家
貧上覺其旨義康言未卒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
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
欲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屬倉卒曰我已用
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
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
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
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

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秀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為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遙之劉湛黨也其日刺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豐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靈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

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即戮王猷載靜養豐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慄若墮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沙門

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
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昔為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
寵讒斥之乃以斌為詔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
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為義康所狎以為記室參
軍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
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
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
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

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之諫以博聞為道人臣不忌
殲夷之罰以盡言為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孝惠
所以克固儲嗣魏尚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
干時犯顏違色者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
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臣
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
躬之志故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
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化咸通三才必理闢

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撙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
窮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
天網沈鱗於溟海況於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
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於內形隔於遠躬
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臣追維景
平元嘉之釁幾於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
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或顯逆而陵
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靈長廟算

流遠灑滌塵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荆之民沾渥而已焉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莫不言陛下授之為得義康受之為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

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知今此乃陛下前事之殷鑒後乘之靈龜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閼不廢親也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豐廬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蓋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諂諛難辨是非易

黷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為已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干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況書言記事史豈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遭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為警戒矧今覩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

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為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
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陛下
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
一發非意之詔逮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於京甸兄
弟協和君臣緝穰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路如是則四
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
以安彭城王哉若臣所啟違憲於國為非請即伏誅以
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煮體烹屍始願所甘豈不幸甚

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太祖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

凌上結朋樹黨苞納凶邪重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遭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造之德自出南服詭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弘每不折舊矜釋屢加恩疇已往而陰敦行李方啟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窬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遠投羣醜千里相結

再議宗社重闕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歷方永故姦
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
無隱從兄之惡況義康豐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
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
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
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
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
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

罪為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憚等謀
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眾據郡復
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
言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豐深重
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遲回宥其大辟賜遷近甸斯
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遇愆甘引而讒言同眾恨
悖徼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
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

况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
邊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為廣州事未
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者或
奉義康為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為之所太子及尚
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為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
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
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
禮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

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
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滅無狀
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沒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勅法烏
鳥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糜骨鄉壤詔聽并加資
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忝祖
遠支猶或慮親降霜省序義重令戚故嚴道疾終嗣啓
方宇阜陵愆屏身遲晚恩竊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姦
回自貽非命沈魂漏籍垂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

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
沒早違盛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即情原豐本非已招
感事哀憊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春澤覃被慈
育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荻榮
施污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悖詔
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昨
流支盾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
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為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

絕屬籍還為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
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
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
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
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
一部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石
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

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為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為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

宣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荆
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
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
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
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
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
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
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

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媼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三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

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為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即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為前鋒世祖卽位以義宣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謚義宣所生為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護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雖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

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為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竝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專掌書記并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為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竝超民為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鎮十年兵彊財富既首荆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

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勘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

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獲疑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葭葦淳戚昭亮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厯算有歸微績不樹竭誠盡愚貫之幽顯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

錦夫澆俗之李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
寢處凶世甘榮偽朝皆纓冕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
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勲妄生邪說疑惑明主誣
罔視聽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為己力同
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勲高古賢魯爽協同
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
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
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

月王室顛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
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
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
表感愧辭不自宣上詔答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
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遠
憑高算共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實表
心事批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茂聞末德先著勤王
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

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
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
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
醜還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諠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
遏疑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
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
靈誓衆直造柴桑梟輶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江
鳴鑾郢路投戈襲衮面稟規最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

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未暮稔復覩斯豐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動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知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譬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為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

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旣已昭著皇朝欽
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
希有表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裒升進
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
及人羣思報後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
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
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時
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

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
憑恃末戚並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彊力
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為國
冤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
兕出於匣是須為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
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磐桓湖陸示遣劉
雍其意見可雍是徐冲舅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
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

恐邊鄙皆為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
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社稷責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
前勲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
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
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
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
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
姦說者天實為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

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
雖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
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
中夏口以第八子慆為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
曇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
膺曰阿兄誤大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
尋陽與質俱下質為前鋒至雒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
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

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
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
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
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為郤月城營柵
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
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
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修書表心
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

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思報厚德甘起
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
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
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瞋目行事未有如斯
之甚者也乃復枉覃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微款未
亮於高鑑赤誠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
之為難也公但念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
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

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水之翰有
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
響將焉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荊郢之士已當
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
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勲莫與
為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之夙誠
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
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

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鞭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
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
軍柳元景據姑孰為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成南浦質逕
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
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穴從僕射胡子友
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
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
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

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

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
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
萬餘人義宣旣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
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
更為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
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為之
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
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

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惱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起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起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將送北入虜旣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惱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起民起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

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
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曰義宣反道
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囚
殺况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豐逼憂
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
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
情屢奏不省人神悚惶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
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

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為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惛愴恢惛惛惛惛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彌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惛惛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惛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為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諮議叅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竝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

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為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
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
竝為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
恢字景度既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
南護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為荊州常停都邑太祖欲
令遷西乃以為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為黃門
侍郎元凶弒立恢為侍中義宣起義劬收恢及弟愷恢
惛懣恢繫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

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
廣莫門劄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
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
走矣此司空諸郎竝能為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
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卽除侍中俄遷
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并領湘州轉
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
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

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善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為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為散騎常侍世祖以為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為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蓋

詡詡於妻室內為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恢
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謚曰悼侯惛封湘南縣侯憬封
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儁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
為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遷兗州刺史
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
既叛遣使以遺寶為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
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
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

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盾旣至擊玄楷斬之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使人檀休祖應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護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為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諡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

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
為太息

宋書卷六十八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彭城王義康傳前龍驤叅軍巴東扶令育○南史令字在扶字上裴子野論稱曰扶育而通鑑從宋書作扶令育恐當以南史為是

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閱不廢親也○臣照按兄弟雖閱二句毛詩無此語蓋左傳富

辰引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而釋之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也古人引書舉其大意往往如此

